

# 回忆父亲

2020年10月8号早晨，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走了，享年89岁。虽然知道他病情在加重，但还是觉得事发突然。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中国政府还未解禁持探亲签证的人入境；申请紧急人道签证需要时间和官方的亲属关系证明；特别是所有入境中国的人都必须在国内某一个城市隔离观察14天后才能决定是否放行。这直接导致我不能及时回老家作为长子送父亲最后一程，我为此感到非常伤心、自责和无奈。可恨的病毒让我变成一个对父亲不孝的儿子，也留给我一个终生的遗憾。近日来父亲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每每追思我都泪流满面。尽管我在国外已多年不常用中文写东西，但还是情不自禁地想提笔写点回忆父亲的文字，以此来纪念他平凡而不平庸的一生。

父亲出生在一个中等生活水平的农村家庭，在四个兄弟中排行第三，还有一个妹妹。虽然父亲没有上过学堂，但也许由于爷爷做过私塾先生，他具有读写文字的基础。朝鲜战争爆发后，父亲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自愿报名参了军，但他并没有去朝鲜战场。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父亲总算正式学习了一些语文和算术知识。他当过侦查员和军械员，曾长途往返在运送枪械弹药的闷罐车上，无法正常食宿，这也影响了他后来的身体健康。正是这份工作，使他有机会去过北京，见过天安门。父亲在部队时有军衔，可能是排级干部。后来转业被安排在西安工作过，但由于身体的原因，最后还是回到家乡。在村子里父亲做过几年支部书记，后来做了多年的二把手，这期间也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同全国所有基层单位一样，父亲他们这辈人经历了毛主席领导下的所有运动，我们村那个年代是公社（现在叫乡）里的先进村。记忆中父亲晚上经常开会，有时也在高音喇叭里广播通知和宣读文件。他们这些村干部在村子里做了两件现在大家还受益的事情，一是统一规划村里人的盖房和修建学校；二是平整土地和修建水利设施。父亲当村干部期间，一心为公，两袖清风。虽然那个时期他没有干过较重的农活，但在后面的包产到户政策落地后，他确实吃过不少苦。其中原因是我们兄弟们都在外面上学和工作，他和母亲必须收种自家地里的庄稼。在那个年月，村里都是各家自扫门前雪，更何况有些人还看笑话，认为“你们的子女在外面，但你们在

家过的比我们苦多了”。

父亲是个勤俭持家和很有孝心的人。他一生既不赌博，又不好烟酒。爷爷因事故去世较早，父亲在部队不能回家为爷爷送终成了他一生的遗憾（不幸的是，这件事现在又落到了我的身上）。当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回来，他把全部转业费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当家的大伯，当时在农村这不是一小笔钱。这些钱被家里用来多盖房子和添置家具，然后才分成四个小家。父亲对奶奶很孝敬，记得父亲帮助出资给奶奶买过两次棺板。父亲和母亲生养我们姐弟四人，那个年代家里缺衣少穿，但父母省吃俭用、持家有方，我们每次过年都有新鞋和半身新衣穿。父亲依靠自己的力量给家里盖过两次房子（盖房到现在还是农村的大事）。父亲对外公和外婆很孝敬，经常去外公家帮忙，对两个舅舅和小姨他们也很关心，他还时常替外公给两个在外地工作的舅舅写信通报情况。父亲是个爱讲卫生和爱整齐的人，这可能与他当年当过兵的经历有关。无论是村子里的家还是县上的住处，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这个好习惯他一直保持到自己不能走动的时候。

父亲一生重视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对子女的教育。儿时的印象是，父亲在家中买有不少书籍（包括新华字典、小说书和生活与医疗常识的书）。记得上小学时，我还是从他的书柜里偷来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超前阅读的。姐姐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初、高中没有学到多少数理化知识，成天帮生产队干活，她回到家还要帮母亲料理家务。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父母坚持让姐姐复读高中上高考补习班。1979年，姐姐和我分别考上师范学校和大学，姐姐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学的女孩子，而我是村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这里指恢复高考以后）。这是父亲和母亲一生最高兴的时光之一。我们姐弟俩为父母争了光，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这里要提的一件事是，当年父亲还给我们从管理下乡知青的干部手里要了一套高考复习材料，这确实是雪中送炭（那个年代高考资料实在少得可怜）。碰巧的是，时隔五年以后，我的两个弟弟同时考上学去西安学习，这使得父亲和母亲重温了一次两个孩子同时考学成功的喜悦。这些都归于父亲对子女上学受教育的重视，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

我们姐弟四人从农村走出来，离不开父亲和母亲的开明教育和全力支持。即使我们工作后，回到家父亲也总是教导我们说不贪财和不贪色才能避免犯错误。他甚至讲到忠孝有时两难全，要我们努力工作，对社会多做贡献。父亲很关心孙

辈们的学习和工作，有时还用我们兄弟们那个年代的事情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做对社会有用的文化人。令父亲安慰的是五个孙辈们都考上了大学，分别具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这是对父亲重视教育这个家风的回报。

写到这儿，我想到了自己与父亲的几件事情（相信姐姐和弟弟他们都有与父亲之间的美好回忆）。比起两个弟弟，似乎儿时的我比他们俩更加活跃和顽皮。记得在村里上小学时，有一次同伙伴们夏天偷别人院里晒的小麦去桃园换桃子吃，结果被主人家发现。父亲打过我的屁股后，就带着大哭的我去给人家当面赔礼道歉并还了麦子。我儿时挨过不少次父亲打屁股，但子不教父之过，还是要感谢父亲对我从小的严格管教。少时第一次见火车，是父亲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兴平（县）火车站，他还带我去西安看过大雁塔、碑林博物馆和兴庆公园。村子里有人建议父亲带我去山里砍树拾柴吃吃苦，但父亲对他们说，让孩子见见火车和游览城市，既能增加知识，又能激励他们刻苦学习，如果将来没有出息，有的是时间在农村体验吃苦。记得上高二那年，全国到处搞数、理、化竞赛（因为那个年代人们都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天下着小雪，父亲陪我徒步十公里从村子里走到周至县教育局去报到，一路上他鼓励我沉着应战，争取好成绩。后来我拿到了全县数学竞赛一等奖，捧回了一个砖头形状的收音机，也算是给父亲的一个礼物（这个在当时是一个较为值钱的电子产品了）。若干年后，父亲还一直把这个不能再用的收音机放在家里作留念。在姐姐和我在外念书期间，家里还是较穷，幸好有人民助学金支持。记得父亲为了节省坐长途汽车的费用，有一次坐着一个本家叔叔开的拖拉机去西安，带着母亲的牵挂去西北大学看望我，当天还要再坐拖拉机返回村里。说这些不是给晚辈们忆苦思甜，主要是想告诉大家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父爱依然如山。

父亲的晚年还是幸福的。父亲和母亲年老后也不用干农活了，天热时在村子住，天冷时住县上有暖气的房子，享受了现代农村和城市的生活。父亲喜欢养花和种菜，村里的院子里还有他精心设置的小假山，在西安工作的小弟和侄子们有时还可吃上父亲亲手种的无污染新鲜蔬菜。父亲一辈子也很爱母亲，两个人虽难免有过争吵，但他们始终互相恩爱、互相照顾。在父亲知道自己为时不多后，还专门把姐姐和弟弟们叫到跟前，交代他走后我们要照顾好母亲的有关事情。父亲也教育我们四个子女要团结友爱、尊老爱幼。父亲很高兴大家带他去周边城镇和

风景区游玩，特别是小弟带着老父亲去宝岛台湾旅游过一次，这了却了父亲看看大海和台湾的心愿。父亲经历过中华民国和新中国，通过新旧对比和两岸对比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就不得而知了。

2020年对父亲来说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先是父亲经历新冠病毒在国内的传播，在兄弟们的悉心照顾之下，父母在县上度过了那个人心惶惶的时期。我同父母经常有电话联系，偶尔有微信视频通话，父亲也知晓国外的疫情发展状况，我相信父亲理解我不能床前尽孝和送终的原因。在八、九、十三个月份，父亲的病情逐渐加重，我们目睹他忍受痛苦，但只能被动地给他服用止痛药物。中秋节前三天，父亲在稍有清醒时，用他发抖的手写下了“睡不着，厚养薄葬”和“把小家管好，把我埋简单”的临终遗言。当时我也同他微信视频交谈了几句，他还叮咛我们要照顾好母亲。今年中秋节遇上了国庆节，在国内的孙辈们都回到村里，同父亲一起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中秋节。我想父亲当时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

父亲驾鹤西去，给我们留下不尽的思念。生老病死，是人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我们衷心感谢父亲的养育之恩，也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幸运和自豪。父亲一生光明磊落，诚实待人，积极向上，福寿双全。愿父亲大人一路走好！您老人家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不孝儿晓强 2020年10月12号写于加拿大家中